

朱子大全集

第二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三山之別闊焉累年跼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間而親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此日冬寒伏惟侍奉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昧此來宜爲有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昨日韓丈出示家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而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故專裁此以謝盛意并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
福易傳六冊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
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依此謄
寫勘覆數四爲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爲一讀尤
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渠若欲之令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
僞假真之說肆行而莫之禁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
誕幻無根甚可恠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
老兄以爲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
未卽承教萬望以時爲道加重

答呂伯恭

郎中丈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卽已付便拜答今有妻
兄一書類爲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漕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

丈因見爲道區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
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扣其說否蓋尹公本
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爲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
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爲扣之爲幸
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
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
却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
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己不知亦嘗撻其邪僞否久欲
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
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

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唐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豪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暢突真是

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旣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

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卽更注此說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鋪啜尤爲猾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

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澆澆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

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
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
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
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
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
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
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
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
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
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
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
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

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
嘗好之矣旣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
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
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
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
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
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
一朝之利及其旣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
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
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
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
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

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
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
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
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
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
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
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
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智中其實却無端的
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
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

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予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秘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
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
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
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
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
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
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
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
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無以報號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
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懣
想贊助之力爲多出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

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必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

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
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強焉又自
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
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也豈非向來奉
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此再觀之方以爲病欲別
爲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太謂人
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
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
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
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
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
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

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
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杌梲之甚乎
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
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閣安人奄忽喪逝驚愕
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爲君親德
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
况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因
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狀疏諒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善類凋殘甚可慮
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便且寄欽夫處屬渠

朱子大全卷二十三
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爲指摘爲幸功夫易間斷義理
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旣達否比日冬深氣候暄燠伏惟進德有相
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它無可言者但塵務汨沒舊
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
想旣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尤溪魏應仲來墓
次得以略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匆匆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
言爲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
顧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溫伏惟德業有相尊候萬福